

# 《三峡书简》(两篇)

□王 彬

## 北京的喜鹊

北京有两种喜鹊,一种是山喜鹊,一种是灰喜鹊。山喜鹊的头、颈、背、尾皆黑,胸部与腹部白色,翅膀的边缘也是雪白的颜色。灰喜鹊颜色发灰,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呈现蓝绿色泽,个头比山喜鹊要小一些。在我居住的亚运村附近,近年喜鹊极多,原本只有一种山喜鹊,后来见到了灰喜鹊,但数量远比山喜鹊少。我不知别人怎样,就我而言,还是喜欢山喜鹊,黑白晶莹,透泄出一股逼人的喜气。在中国的习俗里,喜鹊是“喜”文化的象征,如果喜鹊在梅花的丛林里飞舞,便意味是喜上眉梢。喜,是喜鹊;梅,是眉梢,浓浓的喜气已经扑到眉毛上,该是让我们多么欢喜的事情。在传统的工艺品中,这样的图案是经典图案。而且,梅花一定要饱满绽放,喜鹊呢?可以是一只,也可以是多只,如果是12只,便是月月见喜;如果是30只,便是天天见喜。如果天空里画的是喜鹊,从林里奔跑的是獾——一种比狗略小的犬科动物,便意味着“欢天喜地”了。当然,还有另一种与喜鹊不同的表现手法。喜鹊在飞翔过程中,我们难以用眼睛观测到它的翅膀在气流之中的变化,蝴蝶就不同了,因为体量轻微,即使在平稳的气流里,翅膀也是战栗闪烁,纤巧的身姿上下翻飞,十分灵动美丽。而我们在愉悦的时候,心境也是不稳定的,与蝴蝶的飞翔姿态相近,这样,蝴蝶便成为极好的欢喜的寓意。我曾经在拍卖会上见到一只粉彩梅瓶,画满了蹁跹的蝴蝶,我请管理员把它“请”出来,摩挲着感到一种充塞天地的欢喜,通过指尖向我的心扉奔涌而来。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为此在北顶村兴建作为主会场的鸟巢,我居住于附近,便有了时时谛视的机会,看着鸟巢一天一天钻出地面,仿佛是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那样的心情是慈爱期盼的。一天,围绕鸟巢的蓝色围栏突然打开了,人们欣喜地走进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原来的杨树都在,树枝上的鸟巢也还在,架设在浅灰色的枝干上,鸟巢是黑色的,映衬蔚蓝的穹宇,仿佛雕镂出来的那样精细深刻,而那些只大鸟巢,还没有完全造好,正处于收尾阶段,两只鸟巢并列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情调。后来鸟巢造好了,怎么看,依我的眼光更像是北京人养蝈蝈的笼子,与真实的鸟巢相差远矣。至少缺少屋顶,而喜鹊的巢是有屋顶的,可以遮蔽垂落的雨雪,不会被来自上苍的泪滴濡湿。鸟,怎么可以不珍视自己的羽毛呢?

关于喜鹊营巢,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分析北京高校里喜鹊巢址的分布情况。作者观察了高校内318个喜鹊巢,得出结论是,喜鹊营巢时,选择的主要树种是毛白杨、加拿大杨、国槐与洋槐,因为这些树都是高大乔木,能够提供10米以上的高度,这自然为喜鹊所喜——可以采取高蹈的态度而远离红尘,至少在休息的时候,少些骚扰吧!

春天是繁殖季节。鸟儿们,包括喜鹊,也要进入繁殖期,要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宝宝准备房间。雄喜鹊个头大、体力好,负责运输,衔来粗枝,与雌喜鹊一起,在三根树杈上搭好巢的底部,这便是房子的基础了。根据鸟类学者的观察,喜鹊巢的底部大约有25公分厚,第一层是基础,由杨树、槐树和柳树的枝条交织叠压;第二层是一个“柳筐”,用垂柳柔嫩的枝梢,盘绕成筐的形状;第三层是一个“泥碗”,用河泥涂在“柳筐”里,“碗”壁上按满了深深的爪痕,这显然是喜鹊用嘴衔来河泥,一块一块堆积上去,再用爪子蹂躏按平;第四层也是最里层,是宝宝睡眠的床,有棉絮、芦花和鸟的羽绒,是喜鹊自己的羽绒吗?

我原以为喜鹊与乌鸦的巢是一样的,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碗”而已。后来知道了,不是。喜鹊的巢有“顶”,而且与巢的底部一样,也很结实,有横梁、有支架,枝条紧密,屋顶厚重,宛如一个卵形而有盖的“罐子”。这样的巢,与我家附近没有盖子的巢相比,在建筑工程学上,谁的理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至少,对于没有盖子的巢,喜鹊先生肯定不会作为蓝本,先进怎么可以向落后学习呢?

2007年,我在北京怀柔买了一套房子,周末有时开车去居住。高速路两侧是宽阔的绿化带,最多是杨树、柳树和椿树。柳树在我的印象中是早柳,一种枝条向上挺立的树种。椿树便是臭椿了,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樗”,是一种不堪大用的树种,然而这种树,在降雪的日子里,却可以像魔术师一样把叶子变得赭红。杨树则至少有三种,山杨、毛白杨与加拿大杨。山杨不多,最多的是毛白杨与加拿大杨。这三种杨树,前两种,山杨与毛白杨都有光滑白皙的树皮,属于杨树中的白杨派;后一种,树皮黑褐,属于黑杨派。无论哪一种,都受到喜鹊的追捧。因为,它们高耸壮硕,青翠阔大的树冠足以将它们的小房子隐蔽起来,但那得是夏季——雨水与阳光充足的日子里,而在叶子脱落的冬季,便赫然暴露出来。一般而言,一株树一个巢,但这也不绝对,我曾经看到,在一株高大的加拿大杨上,至少构建了三个喜鹊窝,从上至下,别墅式的,间隔错落,仿佛精致而有味道的小型山庄,喜鹊的巢原来可以这样布置呀!

还是说上面那篇,论述北京高校喜鹊巢址的文章,根据作者观察,喜鹊的巢距以10米为半径,就是说,在10米之内只有一个喜鹊巢。而且,即便在同一个高校,区域(教学区、生活区、绿化区)不同,巢址的数量也不一样,在可以忍受的嘈杂的范围里,食物的来源是决定因素。但这是在高校。在高速公路两侧,那儿的喜鹊的巢有时却相距很近,巢的数量可以用树的数量计算,有一株树就有一个巢,树木像散兵线一样站立,喜鹊的巢也就像散兵线一样排开,它们是以树之间的距离为半径,接邻而居,何需10米距离?城与乡,生活在不同区域里的族群,二者的区别,在喜鹊的家族里,也被贯彻到底。

去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去汤河口,沿白河

峡谷旅行。天气迥寒,河床还没有解冻,只是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冰层有些灰暗,肌理不那么紧致光滑。在河床大拐弯的地方,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森林,树枝纤长柔密,在幽暗崖壁的背景里,泛射出圣洁的白色光芒。我和妻子都很惊喜,是什么树呢?我们停下车仔细辨认,原来是毛白杨,突然想到,在这仙境一样的环境里,会不会有喜鹊、有喜鹊的房子呢?这时候如果有几只喜鹊从我们头顶掠过,由于山谷里光线的缘故,它们的颜色,黑与白兴许不会那么分明,而呈现出一种朦胧的银色。如果是这样,这样的银鹊与这样银色的森林,它们的巢也应该是银色才好,这样,便可以在它们的栖止之处树立一块蓝色路牌,用白色的粉笔写下“银鹊山庄”四个大字,同时在上面注明:“非对外开放单位,请勿惊扰,谢绝拜访”,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

### 附 录:

喜鹊的巢为直立卵形,大型的高80厘米,直径60厘米,一人难以合抱。巢顶的厚度有30厘米。巢的侧面开一个圆洞,喜鹊便从这个圆洞出入。喜鹊制巢的材料当然是树枝,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左右。这些树枝虽然长短不一,但交错编搭,非常牢固,单独抽出一根都很难。近日在网上读一篇报道,说是天津河东区园林绿化队工人清理树木时,发现了两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喜鹊巢,竟然是用大量的铁丝制成的。报道还说:“令人称奇的是,喜鹊窝拎在手中沉甸甸的,而且使劲抖了几下都没散架,粗略地称了一下重量,发现两个喜鹊窝都超过了10公斤。铁丝编成的喜鹊窝,引来了路人围观,人们一边称奇,一边戏称其酷似奥运场馆‘鸟巢’。”

据说,在日本东京有一种色彩鲜艳的巢,是用衣架编制的,但那是乌鸦窝,与喜鹊无关。这些巢,铁丝的与彩色的,对乌鸦与喜鹊自然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我们难道不应该给它们一些主动的选择机会吗?

## 北京的野菜

北京有两种以“苦”著名的野菜,一种是苦苣菜,一种是苣荬菜。“苣”,在口语中,读“模”;“苣”读“曲”,简称“苦模”与“曲模”。

这两种野菜都是菊花科,但是细分起来不是一个属类。苦苣菜是苦苣菜属,苣荬菜是苦苣菜属。苦苣菜是一年生草本,苣荬菜则是多年生的宿根。在黑龙江,苣荬菜也叫做小薊,是治疗肝病的中草药。但是专家不认可,因为它并不是小薊,药效不一样而有假冒之嫌。

但是,虽然并非同属,苦苣菜与苣荬菜,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叶子,初生时都是贴着地皮,从根部向四面发射仿佛粗糙而有缺口的绿色光芒。它们的花朵呢?也都是金黄色的,模拟太阳的光而努力地向四周放射,把棕色的土地一点一点点燃。

春天的时候,苦苣菜和苣荬菜是北京人喜欢的食品,在公园绿地或者田角山坡,不免见到挖野菜人的身影,他们蹲在那里,用一把小铲子,把苦苣菜与苣荬菜挖出来,带回家用清水洗净,根部白嫩,茎叶新绿,蘸着酱吃,清脆爽口且有败火功效。对这些人,园林工人很反感,往往在绿地上放一个牌子,上面写道:“此处喷有农药,后果自负”。然而,如果是非绿地,苦苣菜和苣荬菜就没有这种幸运,难以受到园林工人的呵护了。

有一年,我和妻子去怀柔山区的一个村子玩,那是一个半山山区的小村子,原本寂寂无闻,有本事的农民都出山进城了。一个美国人发现这里打开窗就可以看到长城,于是买了一所农民的院子,将其改造为会所,在这里举办小型国际会议,每年到这里开会的人都要提前申请。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村子的农家院不再有人出售,凡是地理位置好的,基本都被改造,或者改造为旅社,或者改造为度假的别墅,颇有旅游景点的味道了。有一个农家小院被改造为饭馆,大门虚掩,我们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细长的院子,有一排平房、一个石碾子和一丛粉红的桃花。我们来得早,不是饭口,大师傅还没有上班,寂静的屋顶上耸立一座砖砌的矩形烟囱,顶端出口用两块瓦片对接,拼出一个洁净的浅灰色的弧形,一只漂亮的喜鹊,踮起脚尖立在上面,“啾啾”鸣叫。突然想起了鲁迅,想起了《故事新编》里的《奔月》,“虽然并不笑,颊上也有浅浅的酒窝”那样一句关于嫦娥的话。如果是乌鸦多好,可惜是喜鹊,不能做“乌鸦的炸酱面”了。这家饭馆以北京炸酱面做招牌,但是价钱昂贵,真的好吃吗?

我们找了一家高坡上的饭馆,这是一家四合院,四面都有房子,前檐安装落地玻璃,有大厅,也有单间,单间也是落地玻璃。这样,单间与大厅之间可以相互“透视”“肝胆相照”。我们在大厅里坐下,服务员走过来问我们要什么菜,我看看菜谱,上面有清炒苦苣菜和地三鲜,便点了这两样。之所以点这两道菜是因为:一、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苦苣菜,来到这座小山村,尝尝这种久负盛名的野菜,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吗?二、地三鲜有多种做法,食材不同,味道也不同,这家饭馆的食材有些特殊之处,怎样的特殊,现在已然淡忘了。青苣菜熟,原以为可以很快吃到,却不料久候不至。等候的时候,蓦地看到院子里有一条可爱的棕黄色的大狗,伸出前爪拉大厅的门,将要拉开的时候,单间里的主人走过来,把门关上,不让他进去。大狗用爪子拍拍门,无奈地摇摇耳朵回到院子里。这扇门两面开合,既可以推也可以拉,凭大狗的爪子很难把门拉开,但是如果大狗站起来,把身子趴在门上“歪”一下,借助体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去。我很想把这个方法教给大狗,但考虑到主人的态度,这样的念头也就夏日流星似的一闪而过。大狗进不到主人那里,很不甘心,每当有食客进来,便奔跑过去,但总是在接近房门的时候,那门便霍地关上。反复了几次,大狗才杀地瞄准一个机会,跟着吃饭的客人进入大厅,跑到主人所在的单间,

美好消殒人奈何

□蔡 毅



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

张长著

作家出版社

翻读张长赠我的散文新书《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有种夏日沐凉风、干渴饮清泉的舒服享受感。款款的回忆、淡淡的忧思、美丽景物的记叙,加上世事沧桑的感喟,将我带入一种亦真亦幻、虚实交融的诗境中。

作家是一位广受赞誉的散文高手,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东西一经他手,就会无所遁形,凝神聚象,放出光彩,变为佳文,让人过目不忘。比如他写西双版纳过去的雾,那是一种“像烟像云又非烟非云。说其像云,比云淡;说其像烟,比烟浓。像什么呢?像漫天飘洒的糯米粉,却湿漉漉的,一个个细小的颗粒都是小小的水滴,从

天上盖到地下,十二版纳全被包裹住了”。时至正午,“一夜的浓雾慢慢亮起来,而薄,而上(不是“散”),升到空中凝成一朵朵如棉的白云。在白云之间露出的天,那种蓝啊,水汪汪的,质感,仿佛是被那一朵朵白云刚刚擦拭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包裹在如轻纱帐般的雾气里,形成近乎无限透明的绿色,永远在召唤人们欣然进入。他用一支灵动的艺笔将西双版纳的迷人美丽写活了、写神了。当然版纳靠的还不光是蓝天白云、温柔浓雾,还有“一绿就是菜,一动就是肉”的生态环境:有松风过林、豪雨远至的天籁;有花团锦簇、其乐融融的村寨;有遮天蔽日的凤尾竹、菩提树;有翩翩飞舞的蝴蝶会,原生态的男女同浴,欢歌劲舞后的“串姑娘”,以及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友好和谐关系……种种美好难以尽数,落入笔端便如诗如画,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这些回忆文字,连同过去写的《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树》《太阳树》等众多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帮助西双版纳这一人间福地美名远播、旅游兴旺。江山也赖诗文著嘛。

在倾情叙写西双版纳美好的回忆后,他又对自己故乡的大山、雪峰、森林、月亮、小溪、杜鹃、石窟、美食——一回味,细加赞颂。譬如母亲用浓豆浆拌新鲜包谷面做出的粑粑表面金黄,内里雪白,皮脆心酥,又香又甜,远胜汉堡、热狗等中西美食,至今那特殊香味还存留齿颊之间。缤纷的记忆中,有儿时玩乐的欢快、青春年少的天真烂漫、故乡亲人的眷恋、边地生活的情趣。虽多追忆,又不止追忆,不是乡愁,却胜似乡愁。那是一种人类对童年、青春和往昔时光的深情反刍与怀念。

写到春城故事,从静谧山野进入都市,作家的情绪也增加了焦虑与批判。他关注到城里人下乡、乡下人进城的乾坤大挪移现象,留意到小贩与城管势同水火的紧张关系,他心忧忤迁,情系受污染的滇池、雾

霾般的空气,他发现手机会教人撒谎,可用于窃听,他痛感昔日清幽的翠湖变成了全市最喧嚣之地,那是被汪曾祺称为“昆明眼睛”,如今也糟糕地受到污染。当然他也发现自家阳台上长出青翠欲滴的野藤,让陋室变得赏心悦目、生机盎然;发现一个自发小乐队给城市公园带来喜洋洋的无穷欢快;看到街上一少女弯腰拾起别人丢弃的纸盒扔进垃圾箱。生活便是这样有进有退,喜愁交加。在《一支唢呐的快乐》中,他将人物、故事、情景交叉描述,用一个拾荒者自得其乐吹唢呐与房地产老板六神无主忧心忡忡相比较,捡垃圾吹唢呐者过得自由无羁,开宝马住豪宅的富翁却心乱如麻,一肚子无法放下的操心焦虑。通过贫富悬殊之苦乐来透视人心,思考追逐财富与追逐自由的差别,文章不抒情却写出大情,不发感慨却比大发感慨而打动人心,高明、丰富、饱满,酷似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的写作,全是运用真材实料,将边疆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着眼,发现它们独特的诗意和美,也能够从中看出问题,发现病灶与退化。不少别人习焉未察的东西,一经他发现抓住,就化为文章中有意味的现象,因为那是他几十年生活在心底“害化”的结晶,任何人无法替代。当我谈到他对多种鸟类的思念追忆时,看到他写下城市中为数不多的鸟儿变成噤若寒蝉的无声哑鸟,它们没心情唱歌,即使偶鸣也被残酷地淹没在恶浊的市声里,我的心为之一紧一颤,变得悲凉灰暗。其进发

出的感叹:“失去鸟儿的山野是寂寞的,失去山野的鸟儿就更为悲哀”,足以让人痛悔与反思。

书中最有价值、最该注意的是作家回忆比较中的失落、美好记叙下的痛感。因为他写的美好现象,许多都已随现代化的推进不复存在、烟消云散了。随着社会的演进与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我们的生活与环境、生态与人心,全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质变态:“曾经有的,没有了;从未有的,有了。”诸如糯米粉般的雾、明亮丰满动情的雨、群聚的蝴蝶如礼花绽放、清纯灵动的吹箫声、故乡的森林和西山的杜鹃都没了。小路变胖了,山溪却瘦了。“往日结着野草莓和开着野花的地方,乱撒着暴发的小镇的排泄物:塑料袋、玻璃瓶、废电池、破衣服……还有一条死狗。”天空变得灰不灰、蓝不蓝,像破棉絮似的笼统一片。更糟的是阴霾已成昆明的常客,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居然也要用人造雾净化空气……一件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不清自来,让人再也无法保持沉默,而想拍案而起。环境的恶化使他担忧:过去那美如梦幻的版纳雾会不会变成可怕的霾?经过深思,他认定:“雾是大自然孕育的,而霾是人类造成的!”雾是纯净的,滋润生命的;霾则是肮脏的、致病的生命杀手,二者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废水、废气、废物、噪音和污染大量出现,使城市丧失了蓝天白云,乡村丧失了鸟语花香,“那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生态噩梦!”眼见得时代推移、世事变迁,人们既得到了很多新东西,也失去了很多可爱宝贵的东西,我们该何去何从?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取舍?请听一听他痛苦的惊呼:“我们失去了纯净、宁静的自然。我们失去了杜鹃。生活中,有的东西要习惯失去,但有的,你不能失去,否则,便只有永远地、艰苦地寻觅。”

这本书提出一个重大的、启人思考的命题,即科技、经济和社会究竟该怎么运

行,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家园,保护好人类珍贵的文化和道德?否则经济虽上去了,环境却恶化了,多种灾难性后果将逼迫人们自尝苦果,那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现象。

日月悬天镜,兴衰人自知。对于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来说,面对各种令人痛心的现实,痛惜、苦闷、无奈是自然的,但还远远不够。一是可以采取多种具体手段积极参与护卫环境、建设生态的实际行动;二是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用一颗柔软的心,认真记录过去的种种美好,为逝去的岁月、青春、乡村与城市谱写哀歌,用文字为其留影立传,还可以用新旧对比、美丑相较的方式帮助人们分清好坏、明辨善恶。如同张长在书中所做,对过去那些美好景物的描述愈真,就越能唤起人们的热爱和保护;对现今失去的恶果描述愈痛,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厌恶与抵制。因为凡消殒之美好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人们应该倍加爱护和珍视我们拥有的一切。它们是上天恩赐、自然孕育的生命精华啊!退一步说,书中作者的感旧伤怀、忧虑与呼唤虽微不足道,但只要这样饱含情怀的文字进入读者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便会成为一种能量,促使价值观和生活的改变,从而促进社会向着具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文明前进。面对人世间的出现的一切毁灭与颓败,人们必须切实负起责任。人们应当洗心革面,改弦易辙,摒弃一切贪多求快、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成为自己前途和命运的真正主宰。人类必须为彻底消灭不健康生产生活方式制造出来的恶魔竭尽全力。“不论目标多么遥远,只要你要一步一步走下去,总有达到的一天。”他从彝族跳左脚舞中悟出这么一个朴素的真理,也将会给我们以信心和力量。

《《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张长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